

●宋代诗词故事

# 不畏浮云遮望眼

晏建怀

开栏语：

宋诗承唐诗而来，但并非唐诗的模仿。宋诗对唐诗似乎有一种抗拒模仿的下意识避开，故更深刻地钻研技巧和语言，别具一格。词是诗的别体，兴于唐而盛于宋，在“花间”和“南唐”之后而成一枝独秀。宋朝的诗人常常是词人，他们右手写诗，左手填词，创作的趣闻和唱酬的故事很多，散落于史籍、笔记、诗话、词话之中，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。即日起，《宋代诗词故事》开栏，与大家聊一聊宋代诗词背后的故事，一展宋代诗人、词人独特的风采。

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曾给予社会和官僚系统很大的震动，支持者不少，反对者亦多。然而，不论人们用什么眼光看待王安石和他的变法，但对他的诗，即便是反对者也青睐有加，如其政敌司马光便唱和过他的《明妃曲》。王安石的诗以思理见胜，技法精湛，自成一派，谓“王荆公体”。杨万里《读诗》云：“船中活计只诗编，读了唐诗读半山。不是老夫朝不食，半山绝句当朝餐。”就把王安石的诗歌当范本学习。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抚州临川人，少聪慧，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：“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。”年轻时，他因诗文好得到一代文宗欧

阳修的延誉。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22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，授校书郎，签书淮南节度判官。庆历五年，任满赴京述职，官制规定，官员任满可以献上自己的文章求试馆职，独王安石屡屡放弃。原因是他希望继续扎根基层，积累经验。

庆历六年，王安石知鄞县（今浙江宁波市），后迁舒州通判、常州知州、提点江东刑狱等职，直到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宋仁宗调任他为度支判官，他才入京就职。从22岁到38岁，他在基层整整干了十六年，而且都是主动要求的。他务实肯干，比如带领百姓修堤筑堰、完善交通等。他用新方法进行基层治理，比如春荒时在自愿原则下“贷谷与民”，秋收后加息偿还，解决百姓青黄不接的难题，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。

他之所以扎根基层，注重实践，因为有着远大的理想，不单单是出将入相，而在富国强民。他的《登飞来峰》一诗便是这种理想的表达，诗曰：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不过，理想再远大，都要从零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所以那么多年，无论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回京，宰相文彦博越次提拔，还是仁宗“召试”，他都拒绝了。他像医生坐诊一样，要把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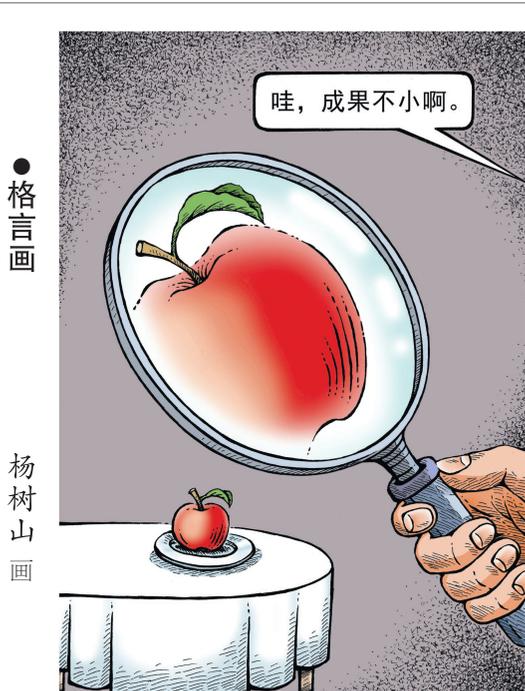
层的情况摸透，把病症摸准，为将来对积贫积弱的天下操刀积累经验。

王安石懂得基层，同情百姓，曾作《郊行》曰：“柔桑采尽绿阴稀，芦箔蚕成密茧肥。聊向村家问风俗，如何勤苦尚凶饥？”此诗与《兼并》“有司与之争，民愈可怜哉”，《促织》“只向贫家促机杼，几家能有一絢丝”等句异曲同工。

他还曾作《省兵》《收盐》《感事》《发粟》诸诗，对冗兵耗财、战斗力低下、食盐专卖弊端、土地兼并、豪吏盘剥等问题做出了深入

思考，提出了改革良法。“熙宁变法”中，他非常重视基层百姓的意见，曾向宋神宗建议：“议助役事已一年，须令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州县体问百姓，然后立法，法成又当晓谕百姓，无一人有异论，然后著为令。”（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二十四）这是非常科学的执政方法。御史刘挚曾弹劾他说：“其（王安石）议财，则市井屠贩之人，皆召至政事堂。”（《宋史·刘挚传》）更证明了他方法的超前性，堪称擅长基层治理的一代能臣。

他的才华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政治上，倾注在国富民强的理想上。人们耳熟能详的写景名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有人说是写“愁”，这哪里是写愁啊，明明是写希望，这片改革春风所带来的“绿”，洋溢着勃勃生机，展现出希望的田野，也预示田野的希望。



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落深度的标尺。——培根  
当赞誉远超过功绩，它便不再是桂冠，而是测量你坠

●云飞读小说

## 裹挟风雷的癫狂吼

——简评智啊威《梦乡手记》

闻云飞

在当下四平八稳的小说叙事中，智啊威的小说辨识度挺高。他的小说侧重于表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。其小说运用了现代小说的夸张、变形、黑色幽默等荒诞手法，使得现代人的苦痛与压抑山呼海啸般排阔而来，让人产生强烈共情。

最近，在第5期《小说月报》上看到其新作《梦乡手记》。小说采用白痴叙事的手法，呈现出嬉笑怒骂皆裹挟风雷的情感冲击力。白痴叙事，即用白痴、疯子的视角来叙述文本，因其视角特别和非正常人的思维，往往能揭示某种真相，揭穿权威的虚无，展示“真实生活的虚伪”，并于无意义处发现真理。像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和美国作家辛格的《傻瓜吉姆佩尔》，即是这类小说的经典。

痴狂者大都为至情至性之人。小说中的“我”成为精神病人，即为丧女之痛使然。女儿病逝后，“我”的人生意义陡然悬空，整天瞎转悠，无处安放如此浩大的悲伤。“我”最终被逼来到岳父家的屠宰厂上班，负责清点

牲畜的头数。工作很清闲，为找点事做，“我”在镇书协贾主席指点下，练习怀素的草书。“我”在练习书法时，心沉其间，神入八荒，听到的牲畜叫声不再刺耳，而是听出了小说、诗歌、音乐的韵味，听到了“它们一生中的细枝末节，它们的爱情、它们的恐惧、它们的理想……”这一切都汇入笔下，“我感到自己的血液开始燃烧，手中的笔也更为夸张地挥动起来”，出神入化的创作之中，“我”禁不住加入“合唱”中，“一边写一边嚎叫”。

有人说，艺术家和精神病人只有一线之差。“草圣”怀素写书法时即“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”。如果说艺术创作中最大的喜悦，就是创作过程，那么“我”着实体验到了。

在书法创作中，“我”还

想研究出更高级的“尿素体”。但贾主席却说“你触碰到了书法的大忌”。他扔给“我”一本厚厚的书。那本书写满了各种各样的“囚”字。“我”看后幡然醒悟，感觉每个人“无不囚禁在自己的框子里，像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”，既而“再也无法写那些轻飘飘的字了，再也忍受不住那些令人压抑的东西了”。“我”最终放掉了一车即将被宰杀的牲畜，“带领着它们”狂奔。

“我”是思女之情的俘虏，“我”是现实世界的弱者。岳父、妻子和周围人都瞧不起“我”，取笑“我”。“我”后悔看到那本“囚”字厚书——笔者也惋惜，主人公要是能将人生苦痛在书法创作中随着癫狂的吼叫释放出来，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这让人想起海子的诗句：“我

有三次受难：流浪，爱情，生存；我有三种幸福：诗歌，王位，太阳。”对于艺术家来说，精神上的幸福，往往视为现实苦难的某种心理补偿。但小说的结局更为写实，“我”最终奔逃而去——在“我”看来，只有动手拆除围堵心灵自由的框，将“囚”中的“人”解放出来，才有实际意义。

小说许多情节都显示出白痴叙事的非理性特点。有些黑色幽默的桥段，让人读后笑中含泪，对主人公产生共情。它勾起我们不时感到的压抑和无奈，我们无法确定的生老病死，我们各自人生中需要独自面对的痛苦和不幸……死生契阔，离合悲欢，让所有至情之人都有了成为“白痴”的可能。这种情况下，这篇小说即显出其独有的现实价值。它让我们看穿了阳光人生的另一面，触摸到了人生边缘的灵魂模样，让我们在主人公书写草书的吼叫声中——生一次，死一次，痛苦一次，痛快一次——为自己人生中的至暗时刻，找一个释放痛苦的口子。此为疗愈，亦是慰藉。

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七回“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”讲述了武松替兄报仇，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，坐了两个月的监房后，被发配到孟州。此时，正是六月前后，炎炎火日当头，只得赶早凉而行。这天，武松同两个公差来到十字坡，再往前走便看到一个酒店，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，“眉横杀气，目露凶光，辘轴般蠢腰肢，棒槌似桑皮手。”头上插着一头钗环，鬓边插着些野花。见武松他们来到门前，站起身来迎接，说道，“客官，歇脚了去。本家有好酒，要点心时，好大馒头。”武松在江湖上曾听人说过“大树十字坡，客人谁敢去那里过？肥的切做馒头馅，瘦的却把去填河”。于是将妇人送来的馒头掰开一看，馅里似有人的毛发，更觉生疑，便假意与妇人调笑，以探虚实。

这妇人本是开的黑店，杀人劫财，卖人肉包子，江湖人称母夜叉孙二娘，她怎肯吃亏，表面应付暗地里在酒中下了蒙汗药。武松接过酒碗说，“大娘，你从来吃不得寡酒，你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。”见那妇人转身入去，却把这酒泼在僻静处。那妇人哪曾去切肉，只虚转一遭，便出来拍手叫道：“倒也，倒也！”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，扑地便倒。武松也把眼来虚闭，扑地仰倒在凳边。那妇人见三人倒地，便先让两个汉子扛抬武松，见他们抬不动，就走上前来，脱去绿纱衫儿，解下红绢裙子，赤膊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。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，拘将拢来，压在妇人身上。正在此时，只见门外来了一个挑柴的男人，跑将进来叫道，“好汉息怒，且饶恕了，小人自有话说。”此人正是孙二娘的丈夫，江湖绰号菜园子张青。武松自报家门后，这夫妻二人连忙跪拜，口称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都头。武松也忙施礼，说，“却才冲撞阿嫂，休怪。”至此，一场误会，烟消云散。

据这个故事编演的京剧《十字坡》，又名《武松打店》，是一出精彩的短打武生戏。当年武生名家李万春先生擅演武松，他在上演《十字坡》时由在《狮子楼》中扮演西门庆的武生毛庆来反串孙二娘。毛庆来是“四小名旦”毛世来的哥哥，武功出色，与李万春长期合作。他们在上演《十字坡》时有两个绝活儿：一是武松把馒头连同盘子一起扔向孙二娘，孙二娘用扇子接住，一个不掉；二是二人对打时，孙二娘倒在台上，武松将两把匕首扔过去，扎在孙二娘脖子两边，惊险至极。

另一位武生名家盖叫天，本名张英杰，武松戏也非常拿手，他演的《十字坡》同样有“飞刀”绝活。上世纪40年代曾与盖叫天先生合作的武旦名家李金鸿虽然知道这手绝技，但真到台上时，发现那两把紧贴自己脖子的匕首，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来，脱去绿纱衫儿，解下红绢裙子，赤膊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。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，拘将拢来，压在妇人身上。正在此时，只见门外来了一个挑柴的男人，跑将进来叫道，“好汉息怒，且饶恕了，小人自有话说。”此人正是孙二娘的丈夫，江湖绰号菜园子张青。武松自报家门后，这夫妻二人连忙跪拜，口称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都头。武松也忙施礼，说，“却才冲撞阿嫂，休怪。”至此，一场误会，烟消云散。

## 武松打店《十字坡》

贵翔

●杂谈京剧与中国传统名著

另一位武生名家盖叫天，本名张英杰，武松戏也非常拿手，他演的《十字坡》同样有“飞刀”绝活。上世纪40年代曾与盖叫天先生合作的武旦名家李金鸿虽然知道这手绝技，但真到台上时，发现那两把紧贴自己脖子的匕首，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## 林徽因改名

杨方

林徽因的名字最初是“林徽音”，典出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》，是其祖父林孝恂从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，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”中所取。

林徽因改名，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。上世纪30年代初，林徽因当时已小有名气，经常有诗歌、散文发表，巧的是，竟然有位名叫“林徽音”的男性作家也有诗歌、散文发表。二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，且“徽”和“微”字形极为相似。更巧的是，二人的写作风格也很相近。林徽音是新月派诗人，与新月派相互

来往很多，因此不仅读者容易弄混，编辑也常常把二人的作品“张冠李戴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为避免彼此有掠美或冒牌之嫌，1931年，徐志摩曾为林徽因在媒体上发布过一则声明：作者林徽音，是一位女士，作者林徽音，是一位男士，二者不是同一人。但徐志摩的声明并未解决根本问题，照样常常弄混。为了消除误会，林徽因在发表文章时，只好将署名改为“林徽因”，其最有名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便署名“林徽因”。

林徽因说：“我倒不怕大家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作品，我只怕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。”如此看来，林徽因不仅有独有的傲气，也有超越常人的底气。